

# 宋家客厅

从钱锺书  
到张爱玲

宋以朗 / 著

陈晓勤 / 整理

文学 / 友情与一个家族的故事

百转千回，跌宕大时代中的惜别惜聚

文化沙龙主人宋淇的传奇一生

去伪存真，众多私家档案史料首次完整呈现



SP  
花城出版社  
南方出版传媒

# 宋家 客厅

从钱锺书到张爱玲

宋以朗 / 著  
陈晓勤 / 整理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 / 宋以朗著；陈晓勤整理.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360-7446-0

I. ①宋… II. ①宋…②陈… III. ①文化—名人—传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9957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文 珍  
特约策划：陈晓勤  
特约监制：赵 菁 杨海泉  
特约编辑：孙恩枫 帅 彦  
营销统筹：陆 丝  
装帧设计：棱角视觉  
版式设计：李春永

---

|      |                                                                       |
|------|-----------------------------------------------------------------------|
| 书 名  |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br>SONG JIA KETING: CONG QIAN ZHONGSHU DAO ZHANG AILING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br>(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br>(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刘李路6号)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
| 印 张  | 10.25 1插页                                                             |
| 字 数  | 256,000字                                                              |
| 版 次  |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38.00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   |   |
|---|---|
| 序 | 1 |
|---|---|

|    |   |
|----|---|
| 自序 | 9 |
|----|---|

## 卷上 茗香馥绪

### 第一章 我的祖父宋春舫

|       |    |
|-------|----|
| 家世与教育 | 15 |
|-------|----|

|         |    |
|---------|----|
| 春润庐的鸿儒们 | 19 |
|---------|----|

|       |    |
|-------|----|
| 青岛褐木庐 | 23 |
|-------|----|

|        |    |
|--------|----|
| 海洋科学奇缘 | 27 |
|--------|----|

|         |    |
|---------|----|
| 病逝与藏书去向 | 30 |
|---------|----|

|        |    |
|--------|----|
| 与毛姆谈戏剧 | 31 |
|--------|----|

### 第二章 宋淇与邝文美

|         |    |
|---------|----|
| 宋淇的早年教育 | 36 |
|---------|----|

|         |    |
|---------|----|
| 曲折的大学生涯 | 39 |
|---------|----|

|          |    |
|----------|----|
| 燕京师友     | 41 |
| 搞话剧、办杂志  | 44 |
| 从商与南迁    | 46 |
| 洋进士邝富灼   | 49 |
| 邝家姊妹与宋美龄 | 54 |

### 第三章 香港故事

|           |    |
|-----------|----|
| 初到香港      | 58 |
| 双双任职美国新闻处 | 61 |
| 进入电影圈     | 65 |
| 加入邵氏影业    | 70 |
| 我所认识的电影明星 | 72 |
| 因病退出电影圈   | 76 |
| 关于电影的两篇文章 | 79 |
| 任职香港中文大学  | 82 |
| 创办《文林》    | 86 |
| 晚年的生活与志愿  | 88 |

### 卷中 微言惟有故人知

#### 第四章 钱锺书

|          |     |
|----------|-----|
| 上海订交     | 95  |
| 与钱锺书通信   | 101 |
| 钱锺书的“呵呵” | 105 |

|             |     |
|-------------|-----|
| 文字游戏        | 109 |
| 论学评书        | 114 |
| 钱锺书与宋淇眼中的香港 | 116 |
| 钱锺书、杨绛与张爱玲  | 118 |
| 月旦文坛学界人物    | 123 |

## 第五章 傅雷

|                |     |
|----------------|-----|
| 是邻居，更是挚友       | 126 |
| 与傅雷通信始末        | 132 |
| 傅雷与宋家家事        | 139 |
| 傅雷评论张爱玲        | 145 |
| 《殷宝滢送花楼会》与傅雷情史 | 149 |

## 第六章 吴兴华

|                |     |
|----------------|-----|
| 博闻强记的天才        | 157 |
| 当吴兴华遇上钱锺书      | 161 |
| 谈文论艺           | 165 |
| 诗人生涯的尽头        | 175 |
| 《诗的教育》与“林以亮”之谜 | 178 |

## 卷下 半生缘未完

## 第七章 结识与交往

|             |     |
|-------------|-----|
| 张爱玲、夏志清与柳存仁 | 185 |
|-------------|-----|

|                |     |
|----------------|-----|
| 结识张爱玲          | 189 |
| 移民美国           | 192 |
| 英文写作与翻译        | 195 |
| 编剧生涯及《红楼梦》剧本风波 | 199 |
| 遗嘱与去世          | 205 |
| 晚年经济状况与遗物      | 213 |

## 第八章 通信与作品

|                   |     |
|-------------------|-----|
| 张爱玲没有写的文章         | 222 |
| 一个“一点都不美丽的误会”     | 236 |
| 有关《色，戒》的误会        | 251 |
| 《相见欢》究竟想说什么？      | 258 |
| 《上海懒汉》是《浮花浪蕊》的初稿？ | 266 |

## 第九章 张爱玲出版史

|             |     |
|-------------|-----|
| 上海篇         | 274 |
| 港台篇         | 280 |
| 《同学少年都不贱》解密 | 287 |
| 大陆篇         | 295 |
| 半生缘未完：遗作的出版 | 301 |

|                    |     |
|--------------------|-----|
| 结语 宋淇见过徐志摩，我也遇上张爱玲 | 309 |
|--------------------|-----|

## 序

陈子善

一口气读完这部厚实的《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掩卷而思，不禁浮想联翩。

首先，应该对书名“宋家客厅”略做解释。近年来中国现代的“客厅”文化现象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最有名的莫过于北平的“梁家客厅”（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上海的“曾家客厅”（主人曾孟朴、曾虚白父子）和“邵家客厅”（主人邵洵美）也不可不提，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过并产生过影响的文化沙龙。“宋家客厅”这个提法未必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虽然 20 世纪 40 年代在上海，“宋家客厅”主人宋淇与钱锺书、傅雷等一批文化精英时有走动，但或许更确切的应该是，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四位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不同的时空与宋淇有密切的交集。《宋家客厅》这部书就是作者宋以朗兄以“客厅”第三代主人的身份，追述宋春舫、宋淇父子的文和事，梳理宋淇与钱、傅、吴、张四位的交往史。

其次，我发现这部《宋家客厅》与我特别有缘。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书中所写的六位前辈作家，竟然都与我有或深或浅的“关系”，不妨先



简略述之。

作者祖父宋春舫英年早逝，而今知道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他可是中国现代有名的戏剧家、翻译家和藏书家，我收藏着他的几本法文藏书和有名的“褐木庐”藏书票，我也编选了一册宋春舫文集《从莎士比亚说到梅兰芳》（2011年3月北京海豚出版社初版）。

近年张学成为显学，作者父亲宋淇（林以亮）作为张爱玲中后期创作的见证人和文学遗产的首位执行人而广为人知。但是，即便他与张爱玲完全无关，他仍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他著作等身，写诗、编电影剧本、搞翻译，对诗学、红学和张学研究尤其令人瞩目。我虽然无缘拜识，却与他通过一次信，讨论宋春舫藏书的下落，也编过一本《林以亮佚文集》（2001年5月香港皇冠出版社初版）。

“文化昆仑”钱锺书文名如此显赫，不必我再介绍了。读了他的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之后，未敢造次求见，但还是与他通过一次信，有一阵子也致力于查考他的文学创作史和集外文，写了《关于〈围城〉的若干史实》（1991年2月《香港文学》第74期），还编纂了搜录其实很不齐全的《钱锺书佚文系年》（1989年4月台北《联合文学》第54期）。

傅雷是翻译大师，我自小就读他译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长大。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后，我一直留心搜集他的集外文，包括从他中学时期的习作一直到最后的家书。我编选过一部《傅雷散文》（2000年3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初版），还参与了《傅雷全集》的编辑工作。

吴兴华是这六位前辈作家中与我“关系”最浅的，但我早就注意到这位卓具特色的新诗人、翻译家，并对他的含冤去世与对傅雷的愤而弃世一样，不胜唏嘘。上个世纪末我参与“新世纪万有文库”的编辑工作，

就计划推出《吴兴华文存》，《出版说明》都已撰就，后书因故未出，但把已搜集到的一些吴兴华诗文提供给《吴兴华诗文集》编辑组，也算为其研究略尽了绵力。

自从我 1986 年末无意中发现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小艾》，闯入张爱玲研究领域至今，将近三十个年头过去了，我一直在努力发掘张爱玲的集外文，编订了《张爱玲集》和多种张爱玲研究资料。张爱玲晚年在美国深居简出，对我的发掘工作开始也不无微词，但《宋家客厅》中披露的张爱玲散文《爱憎表》残稿的写作动机，就是因我找到了她高中毕业时回答母校圣玛利亚女校校刊的调查表而起，这是不能不提的。

有鉴于此，我读《宋家客厅》如遇故人，倍感亲切，也就理所当然。此书各章最初以《宋淇传奇》的总题在《南方都市报》上连载，由宋以朗先生口述，陈晓勤小姐采访、整理，共 42 期，那时我就按期阅读，从不脱期。现在经过修订补充，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版之后，又在内地结集出书，我认认真真重读一遍，仍然兴味盎然。

《宋家客厅》从以朗兄的视角展开论述，以宋淇夫妇为中心，一方面上溯宋春舫，另一方面旁及钱、傅、吴、张四位，从父子两代和宋淇文坛交游的角度为这六位前辈作家立一“外传”。六位的“外传”或详略不同，或各有侧重，但都贯彻作者自己所设定的三个写作原则：一、根据作者的回忆，包括其父亲和亲戚所告知的家庭故事，二、已经刊行的文献资料的运用和订误，三、大量引证未刊的六位作家的手稿和书信等。而娓娓道来的生动笔触，更使全书平添一层阅读的愉悦。因此，在我看来，此书可称关于这六位前辈作家的一部别开生面的“信史”，同时也是宋淇与钱、傅、吴、张四位文字交、文人情的真实记录。

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社团林立，流派众多，错综复杂，更有特立独行、卓然自成一家者的出现，使其呈现了更为丰富多采的面相。《宋

家客厅》所写的六位作家，除了宋春舫“五四”时期就有文名，其余各位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崛起于中国文坛。他们都属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饱学之士，各自在小说、新诗创作或学术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有意思的是，钱、傅、吴三位从40年代起，张爱玲从50年代起，都与宋淇惺惺相惜，往还颇深。他们与宋淇无论指点文学、切磋学问，还是感叹人生际遇，处理生活琐事，都是无话不谈。书中大量引用的吴兴华40—50年代初与宋淇的通信、傅雷50—60年代与宋淇的通信，张爱玲50—90年代与宋淇夫妇的通信、钱锺书80年代与宋淇的通信，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钱锺书对宋淇的器重，傅雷与宋淇的投契，吴兴华与宋淇“情好过于朋友”，张爱玲对宋淇、邝文美夫妇的高度信任，在书中也都有具体而真切的记述。书中许许多多鲜活生动、幽默风趣的细节，仿佛把我们带回到已经远去的那个年代，在现场聆听他们畅谈文学，臧否人物。而作者“想将一群上海文人（张爱玲、宋淇夫妇、傅雷夫妇、钱锺书夫妇等）在不同时间（抗战、战后、解放、‘文革’、改革开放）不同城市（上海、香港）的生活片段呈现出来”的写作意图也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书中详述宋淇与傅雷、钱锺书、吴兴华的深厚情谊和文字往还，既足具史料价值，也十分感人。或许还可略做一些补充。1945年10月，傅雷与周煦良合作主编《新语》半月刊，“为综合性杂志，约马（叙伦）老、夏丐（尊）老等写文。以取稿条件过严，稿源成问题，出八期即停”。（《傅雷自述》，1957年7月作）但是，这个杂志得到了宋淇、钱锺书的全力支持，创刊号就发表了宋淇的《枕上偶得》七则，第3期上又发表了宋淇的《细沙》五则，第4、5期发表了钱锺书的《小说识小》（一、二），等等。不仅如此，1945年12月《新语》第5期破例刊出一组吴兴华的新诗，也与宋淇有关。周煦良在同期发表的《介绍吴兴华的诗》中说得

很清楚：“我最初读到吴兴华先生的诗，是在八年前的《新诗》月刊上；……《新诗》自‘八一三’事变起停刊。等到三年后我兜个大圈子回沪，会见燕大的张芝联宋梯芬二君，从他们那里再度读到吴兴华的诗时，才知道中国诗坛已出现一颗新星。……《新语》因为是综合性刊物，本不适合介绍他的诗，但据最近消息，吴兴华在北平已染了肺病，这使我们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而在我能从容分析自己的感觉以前，大家一致决定将他的作品公诸社会。”由此可见，《新语》之所以能刊出吴兴华的诗，最初就是宋梯芬（宋淇）等提供的，而最后“一致决定”发表吴兴华诗的“大家”中无疑应该包括傅雷、宋淇等位。这应该是宋淇与傅雷、周煦良等合作初次向世人推荐吴兴华。这次与50年代以后因时局因素，宋淇不得不改用“梁文星”等笔名在港台地区发表吴兴华的诗不同，吴兴华应该知道的。到了1947年2月，傅雷又起意主编“纯文艺纯翻译刊物”《世界文学》月刊，他认为“介绍各国文艺作品，提高翻译水准实为吾国文坛当务之急”（傅雷1947年2月3日以《世界文学》杂志发行人兼主编身份向“上海特别市社会局”发申请函）。尽管后来此议未能付之实施，但如办成，宋淇他们一定也是积极支持者吧？

当然，《宋家客厅》里除了主人宋淇夫妇，不吝笔墨写得最详细的是张爱玲，不仅专章篇幅最多，在宋淇夫妇和钱锺书、傅雷的章节中也都写到了她，而这正是我最感兴趣的。书中从宋淇夫妇1952年秋在香港结识张爱玲开始，一直写到张爱玲去世后遗作的整理出版，几近于一部较为完整的张爱玲“后传”了。书中所讨论的张爱玲中后期创作的诸多问题，譬如“关于《秧歌》与《赤地之恋》的评价”、张爱玲“编剧生涯及《红楼梦》剧本风波”、“为什么《色，戒》的王佳芝不可能是郑苹如？”等，张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作者在书中均根据大量第一手史料和自己的仔细分析，给出了颇具启发的结论。作者援引宋淇《唐文标“方

法论”》中“我们评定一件作品的价值时,不要让‘武断’来代替‘判断’”的观点,探讨了长篇小说《秧歌》并非“授权”、“委托”之作,论证可谓周详。他对“现在大家把张爱玲的《秧歌》不是当作国家民族正史,就是当作社会学实地考察来看,或是农民调查报告,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不以为然,主张“与其跟人争辩美国新闻处有否 commissioned《秧歌》,或张爱玲有没有土改经验,倒不如拿《秧歌》来看看,自己来判断更好”。这些看法我是赞同的。

大概限于篇幅和已另行撰文的原因,《宋家客厅》并未再讨论引起轰动的长篇《小团圆》,但对《殷宝滢送花楼会》《浮花浪蕊》《相见欢》《同学少年都不贱》等张爱玲前期和后期小说,都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譬如,张爱玲1982年12月4日致宋淇信中说:“《殷宝滢送花楼会》实在太坏,不收。是写傅雷的。”作者就以“是写傅雷的”这句话为契机,一路发掘,终于弄清楚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与现实世界中真实人物的关系,也终于弄清楚小说中那几处与事实相抵牾。虽然张爱玲自认这篇小说“实在太坏”,但通过作者这样的追查和分析,终于厘清它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研究者讨论张爱玲如何“虚构”这篇小说,未始不是一个可喜的收获。对张爱玲这样的重量级作家而言,这样的追查和分析是必要的。周作人当年写过一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他在书的《总序》中就说,鲁迅的“小说是作者的文艺创作,但这里边有些人有模型可以找得出来,他的真相如何,……有说明的必要,此外,因为时地间隔,或有个别的事情环境已经变迁,一般读者不很明瞭的,也就所知略加解说”。这个原则对于张爱玲的小说同样适用。在此之前,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曾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中讨论过《金锁记》《花凋》等小说的“真实人物”,但主要还是根据他多年后的回忆。而对《殷宝滢送花楼会》原型的释读,作者是根据张爱玲本人的说法,自然具有不容置疑的可信性和权威性。

《宋家客厅》的作者是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近年来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张爱玲中、后期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如《小团圆》《异乡记》《重返边城》《雷峰塔》《易经》《少帅》等中英文创作陆续问世，大大拓展了张爱玲作品的文本空间，有力地推动了张爱玲研究的深入。那么，张爱玲还有哪些拟写而未能写成的作品呢？《宋家客厅》中也专门讨论了张爱玲“传说中的作品”这个有趣的问题。按照作者的整理，由张爱玲在历年致宋淇的信中与宋淇讨论的她“曾经构思但没有写好的作品”（大部分甚至尚未动笔），计有 *Aroma Port*（《芳香的港》）《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不打虱而谈》《谈面相》《谈灵异》《谢幕》《填过一张爱憎表》《美男子》等。其中，有以同代作家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如《芳香的港》和《谢幕》；有写亲身经历的散文，如《不打虱而谈》和《爱憎表》；有议论性的杂文，如《谈面相》和《谈灵异》；有历史题材的长篇，如《郑和下西洋》，琳琅满目。作者对这些题目和相关的方方面面，都做了查考和解析。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张爱玲这些作品都未能诞生，但《宋家客厅》中“张爱玲没有写的文章”这一节所展示的这些重要史料，无疑对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张爱玲中后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思路有很大的帮助。凡此种种，再次证实了作者所诚恳表示的：“我身为宋淇的儿子，也是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掌握了这么多第一手文献，有责任向公众交代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让文学史家能够根据更准确的资料，对张爱玲和宋淇做出公允的评价。”

“今古毕陈皆乐趣，天人兴感有深情。”我以为，以朗兄撰写《宋家客厅》，既充满感情，又不失客观公允。因而，不仅仅是张爱玲研究，钱锺书研究、傅雷研究、吴兴华研究，宋春舫、宋淇父子研究更不必说，乃至 40 年代上海文学史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都将会从这部引人入胜的《宋家客厅》中获益，而且我敢断言，不是一般的获益，而

是深深的获益。《宋家客厅》所显示的研究视野，所提出的一些研究话题，所提供的众多研究线索，都具有可能改写文学史版图的学术意义，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思考。

这就是我读了以朗兄《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之后的真实感受。

甲午岁末于海上梅川书舍

## 自序

这部书的缘起，始于2012年，当时《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联络我，希望我协助他们为先父宋淇做一个每周专题系列。我当下便问：“你们为什么对我父亲感兴趣呢？或者说，怎见得你们的读者会感兴趣呢？”他们答，因为我父亲在多个领域都颇有名气，但大众却对他认识不深。这也是实情。

对影迷来说，他是香港国语电影业的先锋；对张迷而言，他是张爱玲的好友兼顾问，多年来协助她写作和出书；在红学领域，他是最早提倡以文本为先的红学家之一；在翻译界，别的不说，他早在米沃什（Czeslaw Milosz）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已别具慧眼译出《攻心记》（*The Captive Mind*，2013年简体中文版名为《被禁锢的头脑》），单此一事已足够令他声名鹊起。当然他的成就远不止此，不同的人会窥见他的不同面貌，但能一睹全豹的却绝无仅有。要令人们更了解他，显然需要一部传记。

然后我再问记者：“这每周专题将持续多久？”他们答，已准备连载廿周，每期有一整页的篇幅。我叫他们还是三思，因为我实在难以想象，一份商业性质的报纸居然会给这类专题这么多宝贵的版面，但他们



十分坚定。就这样，宋淇系列便正式开始了。

第一期刊于2012年9月4日的《南方都市报》，最后一期则是2013年8月27日，结果一年来总共刊出了四十二期，远超过他们预想的廿周。这系列文章就成为了本书的基础。

当初联络我时，《南方都市报》显然认为要认识宋淇，最好就是问他的儿子。一般来说这是对的，但现实并没有那么理想。我现在掌握的资料，主要有三个来源。

首先是我自己的回忆，包括父亲和亲戚告诉我的家庭往事。然而在1968年，我十九岁时，已只身到澳洲留学，跟香港的双亲分隔两地，一直到2003年才回港定居。我年少时，父亲并没有告诉我很多他自己或家中的事。1985年，我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回港短住。其间跟父亲闲聊，最佳的话题似乎就是家族史了。但我不认为他讲的都真有其事，因为有些情节实在太耐人寻味，我觉得他自己在加油添醋。他在1996年去世，母亲则在2007年去世。其后，我拿这些故事向姐姐求证，她说大部分闻所未闻。现在，已没有谁可以再问了。早知如此，我当年便应该向父母查明个中曲折，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和很多口述史一样，我这里要复述的故事也难免真假夹杂。

其次是已经刊行的文献，例如父亲写我祖父宋春舫的《毛姆与我的父亲》、提及他和张爱玲友谊的《私语张爱玲》等。这类资料的问题是，尽管在个别事件或人物上提供了很多细节，但涵盖的范围太狭窄、太片面，不足以连成一篇完整的传记。

最后一种则来自未刊的手稿和书信。我父亲跟好几位名作家都是好友，如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通信数以百计。这批手稿不但反映了他们彼此的友谊，也展露了各人的思想性情。以张爱玲为例，她的信中便有大量珍贵资料，可以令我们对她的文学作品有崭新的理解。